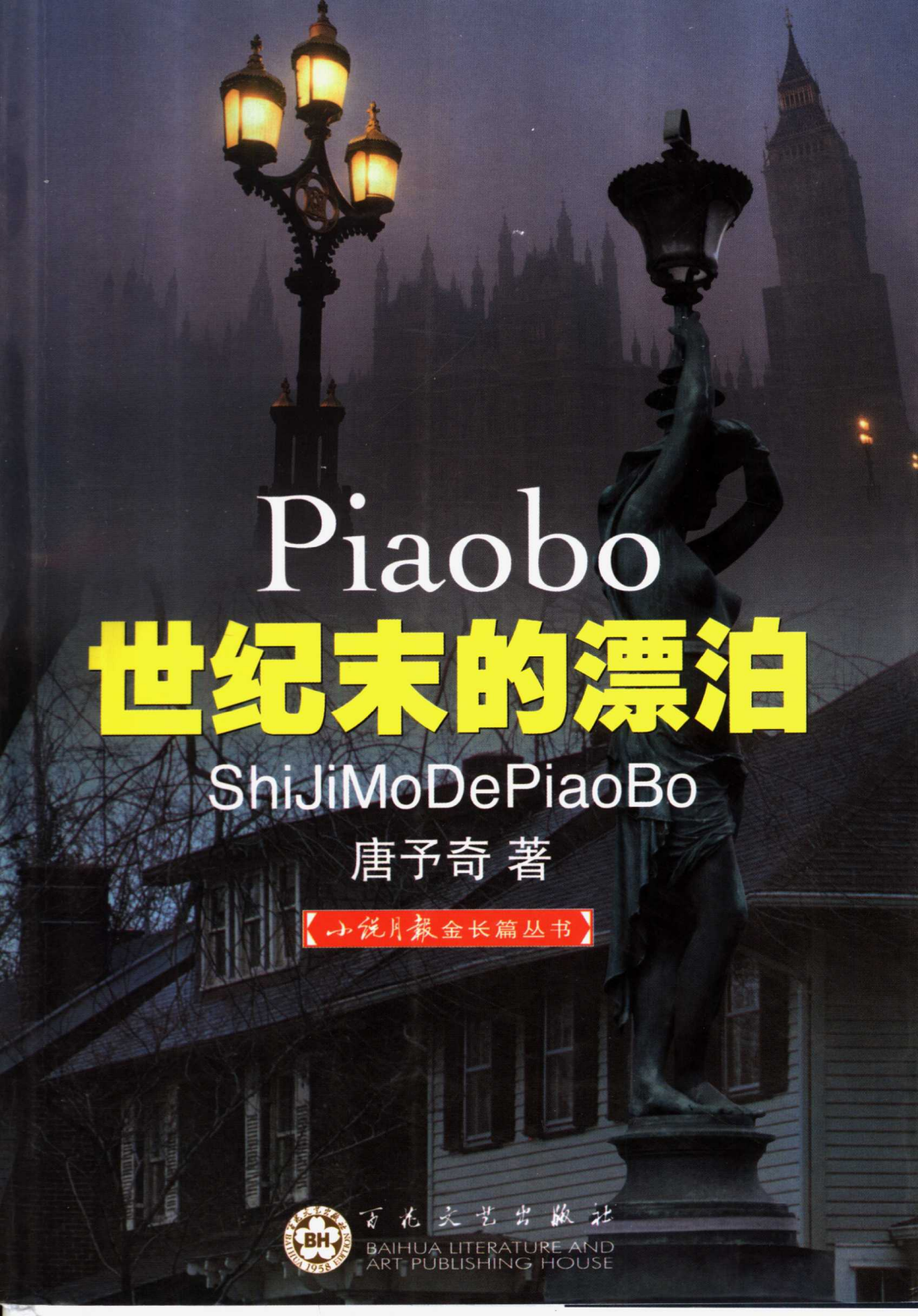




Piaobo

世纪末的漂泊

ShiJiMoDePiaoBo

唐予奇 著

【小说月报金长篇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小说月报 金长篇丛书

世纪末的漂泊

ShiJiMoDePiaoBo

唐予奇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末的漂泊/唐予奇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6-4378-9

I. 世…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26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2 字数 36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7.00 元



1.痛苦的抉择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对于十二亿中国人来说,大约算得上不同寻常的十年。源自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也触击着人们的灵魂。机会如此众多,仿佛人人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变化如此诡谲,又仿佛人人都有可能在转瞬之间丧失一切。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也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没有了田园诗般躬耕垄亩的淡泊,没有了螺丝钉一样坚守岗位的忠诚,换之以聚财敛富的梦想,还有那成就功名的渴望。这种心灵的躁动,犹如一场席卷全国的气流,将所有的人包裹其中,就连在号称“象牙塔”的高等学府中潜心苦读的莘莘学子也不能幸免。

孙诚便是这些耐不住性子的学生中的一个。这位梅城大学环境保护科学系的研究生,已经完成了硕士论文,并且联系好了毕业后的工作单位——T省科委所属的科技音像中心。可是对于即将开始的人生旅程,孙诚却并不像其他临近毕业的研究生那样兴奋而憧憬。

孙诚同样渴望着未来,可是可以看见的未来,却不是他想要的未来。

这一切,源自于一次令他刻骨铭心的失败的爱情,源自于一个已经分手却仍然令他梦绕魂萦的美丽女子。那个女子名叫李逢,现在是T省北部松城市林业研究所的一个助理工程师。然而孙诚知道,那座小小的山城根本就容不下李逢那颗比天还高的心。也许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拿到澳大利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远涉重洋,开始她向往已久的异域人生。

对孙诚来说,李逢是一个已经飘走的梦,却又是一个时时诱惑着的梦。这个梦,引得他的心也变得漂泊不定起来。于是,他的目光也从自己脚下的中国大陆,移向广阔却有些神秘的海洋;于是,他的心也飘得很远很远,瞄准了澳大利亚——那个他时有耳闻却从未踏足过的地方。

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明月初上,清风徐来,孙诚坐在梅城大学附近的海滩上,呆呆地对着大海出神。

“发什么愣啊?像个木头人一样。”一个娇小而端庄的年轻女子出现在孙诚面前。她是孙诚目前的女友韩青,历史系研究生。

“想你呢。”孙诚用亲昵的口吻掩饰着自己真实的内心。对于李逢、对于出国的想法,他一直没有向韩青透露过。

韩青坐到了孙诚的身边,情意绵绵地亲了他一下,他把她搂在怀里。

孙诚喜欢韩青,但不爱她。他喜欢她的温柔,喜欢她的性感,喜欢她薄而潮湿的嘴唇,喜欢她光滑的肌体、柔软的腹部和结实的乳房。跟她约会的时候,他总是拥抱着她、欣赏她、享受她,充满了激情。可是每每想到这种激情的结果就是婚姻,孙诚便有些害怕。事实上,孙诚一直没有做好和韩青结婚的心理准备,偏偏韩青又特别憧憬着未来的婚姻生活,这使孙诚既畏惧又有些负疚。他心里承认,自己并不想与她结婚,却想拥有她的身体,这对她来说,其实并不公平。

韩青突然叹口气说:“唉!男人是情欲的动物,女人是情感的动物。”

孙诚说:“这是什么话?你不是指我们吧?”

韩青说:“是,也不完全是。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觉得,你的体内好像充满了强烈的情欲,我挺不安的。我宁愿要没有肉欲的情感,也不要没有情感的肉欲。”

孙诚说:“谁说我没有情感?”

韩青说：“你当然有。可我觉得你的情感好像天上的风筝一样，飘浮不定，让我没有安全感。”

“你这是神经过敏。”孙诚嘴上否认，心里却感叹她猜得并没有错：自己的心的确不那么单纯，也缺乏对于她的真正的爱。他所有的爱情，也许都在同李逢的恋爱中燃烧殆尽，剩下的只是情欲的火焰而已。

孙诚的眼前不禁浮现出李逢那张俏丽的脸来，她的微微掀起的嘴唇边浮出的一丝笑容，仿佛透着温情，又好像带着嘲讽。一年前，他和李逢也曾坐在这片海滩上，当时李逢还是邻近的梅城林学院的大学毕业生。那时候，她也像韩青一样，偎依在孙诚怀里。然而孙诚觉得，尽管他搂着她的身体，却好像并没有抓住她的心，就好像现在，韩青也没有抓住自己的心一样。

孙诚心里感慨：我对李逢一往情深，可她却漠视我的痴情；韩青对我情真意切，我却偏偏辜负她的深情。莫非人心真是卑贱之物，永远妄想着舍近求远？

他的心突然不舒服起来，对韩青说：“到我实验室去吧，那里安静，你可以好好准备明天的毕业论文答辩。”

俩人来到实验室的时候，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净的女子正在打电话，见到孙诚和韩青，她有些害羞地笑了一笑，挥手打个招呼，说话的声音却低了下去。

她叫杨莉，是孙诚正在读大学四年级的师妹。

孙诚笑道：“杨莉，又和陈纲打长途，说悄悄话啊？看来我们来得真不是时候。”

“哪有什么悄悄话啊？胡说八道！”杨莉抢白了孙诚一句，脸上愉快的神情却把她的心境表露无遗，她把话筒递给孙诚，“人家陈纲是找你的。”

“找我？我有这么大的面子，惹得陈大情圣大老远从省城打电话来？”孙诚笑着接过电话，“哎，陈纲，你小子还记得我

这个兄弟！我以为你重色轻友，把老朋友忘得一干二净了。”

陈纲在话筒中笑道：“哪敢呢。谁都不敢忘，就是不敢忘了你这位才子！天天惦记着你呢。”

陈纲是梅城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也是今年毕业，目前正在T省电视台实习。这家伙风流倜傥，深受女生的青睐，可是自从和杨莉确定恋爱关系后，陈纲似乎收敛了许多，也专一了许多，几乎天天都要从T省首府梧城市打电话给杨莉。

孙诚说：“陈纲，你那边好像有种怪怪的声音，很吵，你是在哪儿？”

陈纲说：“我在编辑机房里，其他人正在编片。”

“晚上你还在工作啊？哎，电视台里，是不是很来劲？日子一定过得很有趣吧！”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人世故一些，活动圈子比学校大一些以外，其他东西也都差不多。”

“人家都说，电视台里美女特别多，特别是那些女主持人，一个比一个漂亮。我可警告你，千万别起什么异心，辜负了我的师妹，那我可饶不了你。”孙诚说这话的时候，朝杨莉挤挤眼。杨莉正和韩青说着话，朝孙诚笑了一笑。

陈纲笑道：“咳，怎么可能呢？我就是有贼心有贼胆，也没那个能耐！这里的美女是不少，可情场上的猎手更多，且轮不到我这个穷学生呢！”

聊了一阵，孙诚把电话还给杨莉，杨莉说了几句便挂了电话，告辞走了。

韩青正襟危坐，开始写答辩要点。孙诚泡了一杯咖啡，递给她。韩青接过咖啡，喝几口，称赞道：“你这双手，真不愧是用惯精密天平的手，加糖恰到好处，正对我的胃口。”

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韩青拿起话筒问：“喂，找谁？……哦，他在。”韩青把话筒递给孙诚，孙诚轻声问她：“谁打来的？”韩青说：“女的，没报姓名。”

孙诚接过话筒：“喂，我是孙诚，请问您是？”

“哎，还记得我吧？”接下来是一阵清脆的笑声。

孙诚的心立刻狂跳起来，是李逢！她的声音孙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没忘记。近来好吗？”孙诚发现自己的声音都有些抖。

“好极了！”李逢显得极度兴奋，“哎！我的签证批下来了！澳洲的签证！”

“真的！太好了！”

“你不知道我现在多高兴哪！很想和你说话！在松城这种鬼地方，没有人可以分享我的快乐。”李逢停了一下，换了一种关心并且温柔的语调说，“哎，你最近怎么样。这么长时间都没给我打电话，还怪想你的，现在忙吗？”

“不忙。我已经做完了论文，现在没事可做，闲着呢。”孙诚把声音压低一些说。

“那太好了！过来吧，到我身边来。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说的！真的！我想对你笑，对你喊！要不然我会憋死的！”

“我……”孙诚迟疑起来，他看看正警惕地注视自己的韩青，进退维谷。

“难道你不想见我吗？”李逢在电话里追问道。

“我有点事，不好脱身。”

“刚才你不是说没事可做吗？算了，不勉强你了！”

“啊，等等，我考虑一下。”

“那你考虑吧。到明天晚上你要是不来，我就走了。”

李逢“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孙诚愣愣地站着，不知所措。

“这人是谁？”韩青问。

“一个过去的同学。”孙诚的声音有些胆怯。

“仅仅是同学吗？”

“是的。”

“她现在在哪里？是在松城市吗？听说你和松城市的一个女孩子好过一阵，是不是？”

“你听谁说的？”

“杜鹏，你的师兄。”

“他那是胡说八道！你还信呢！”孙诚恼火起来。他没想到，和自己师出同门又是同住一个宿舍的杜鹏，会和韩青说李逢的事。

韩青不再多说话，看得出来，她情绪不佳。孙诚觉得空气里多了种令人不快的成分。

孙诚送韩青回女生宿舍后，心事重重地回到宿舍。杜鹏买了一盘卤肉、一盘花生米，捧着一瓶白酒，正在房间里自斟自饮。

杜鹏来自这个省北部的松城市，为人有些尖刻。他出身贫寒，父母都是农民。从小就经受的贫穷使他立下誓言，一定要成为一个富豪，为他那连几毛钱也看得很重的可怜的父母争口气。他在一家乡镇饮料厂里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这家工厂其实总共就两间破破烂烂的大房子，再加上几台旧设备。老板原先是个农民，靠走私香烟发了笔财，于是想改邪归正，当一个正正经经的实业家。他对杜鹏倒是很敬重，专门给他隔了个小房间做实验室。据说杜鹏在酷热的暑假里，曾经光着膀子，在那个小实验室里待了十天十夜。等他犹如武侠小说里的高人破关而出的时候，他的老板得到了一张新饮料的配方。不久，这个新饮料就开始生产并且上市销售了。又过了些日子，老板开始盖新的厂房，而杜鹏则扔掉了原先裹在身上的寒酸的衣服，换上了名牌时装。可见他的确是赚了一笔钱。人家问他到底赚了多少钱，他总是嘿嘿一笑，不做回答，一副深不可测的模样。据说，对杜鹏赏识备至的老板，已经把公司副总的位置留给了杜鹏，只等他毕业后走马上任。

除了钱，杜鹏的第二大嗜好是女人。可是情场不同于钱

场,在这个战场上,杜鹏打了九十九场战役,输了九十九场。即使他鸟枪换炮,口袋里补充了充足的弹药——Money以后,依然是屡战屡败。

见孙诚回来,杜鹏说:“孙诚,喝两杯。”

孙诚淡淡地说:“不想喝。”

杜鹏说:“你怕我把你灌醉了?”

“咳!就你那点酒量,也想灌醉我?行啊,喝就喝!”

杜鹏今天兴致似乎不错,话很多,孙诚却只顾喝酒,很少吭声。杜鹏问:“哥们儿,今天怎么了?不高兴?”

“我的事你以后少管!”孙诚说话的口气有些冲。

“我什么时候管过你的事?”杜鹏觉得孙诚话里有话。

“没有就好。反正你自己清楚。”

杜鹏愣了半天,总算明白孙诚指的是什么。

“哎,孙诚,你和韩青之间的事,我从来没插手过什么呀。有次跟韩青聊天的时候,我是提到过以前好像有个女的,跟你不错,没多说什么。天地良心,我对你们从没有什么恶意!”

“我又没说你干过什么事,我只是有点烦,叫你别管我。”

“好好好!我不管你,我没资格也没兴趣管你。你这种人,纯粹的小资产阶级。我杜鹏来自农村,祖辈农民,才没你那么多愁善感!其实你有什么好烦恼的,一个那么可爱的女孩子对你忠心耿耿。你他妈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跟你比,我可是惨透了,我在梅城大学待了七年,一个女朋友也没捞着。说实话,我是很喜欢韩青,可她什么时候正眼看过我一眼。这些城市小妞儿,就喜欢你们这些城市来的小白脸,哪里看得上我们这些贫下中农!”杜鹏显然喝多了,哭丧着一张红脸大吐苦水。

“你真觉得韩青好?”孙诚像是在问杜鹏,又像在自言自语。

“当然了!找老婆就得找她那样,又温柔又懂事,绝对是

个贤内助！”杜鹏说，“怎么，你对她还不满意？哥们儿，别见了这山望那山高，好好抓牢她，别见异思迁。不然你会后悔的！”

孙诚又和杜鹏喝了一会儿酒，心乱如麻，便提出不喝了。杜鹏早已不胜酒力，自然同意。

俩人各自上床睡觉。杜鹏立刻就睡着了，而孙诚却思绪联翩，无法入眠。李逢和韩青的影子在他眼前交替闪现，挥之不去。他原以为可以把对李逢的情感封锁在心灵深处，不让它冒出来干扰自己的平静。想不到李逢一声呼唤，这份情感立刻如沐浴了春风的野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而且势头之猛，令他吃惊不已。老天，我怎么会对她如此痴情呢，只要她招一招手，我的心会立刻随她而去！可是假如我明天去松城市找李逢，那韩青怎么办？可是明天我要不去，也许一辈子再不能见到李逢！老天，一个人做一个决定，怎么会如此艰难呢？

第二天清早，当东方出现一抹晨曦时，孙诚终于作出了决定。他跳下床，给韩青写了一封短信：

韩青：

原谅我这个缺乏理智的傻瓜吧。我身不由己，因为一件要事要到另一个城市去一两天，不能参加你的答辩会，也不能在今天晚上为你庆祝。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抱歉。愿你的好心肠宽恕我！回来后我再来向你赔罪。祝你成功！

孙诚

孙诚把信塞在信封里，封好。他推了推还在熟睡的杜鹏，杜鹏没醒。孙诚暗自叫骂了一声。他拿起另一张纸，给杜鹏留了张纸条，请他为自己导师那里请两天的假。然后他下楼，在小吃店里买了几个面包，回宿舍一边啃面包，一边企盼东方的太阳快快地上升。好容易熬到七点半，他快步来到理工

学院的女生宿舍楼,请管理员把杨莉叫下来,把信封交给她,嘱咐她交给韩青。告别杨莉后,他飞也似的跑出学校,叫上一辆出租车,没多久就到达了火车站。他买好票,匆匆跳上一列前往松城的火车。过一会儿,车轮轰隆隆地滚动起来,孙诚觉得,那沉重的车轮,好像不是在碾压着向前延伸的铁轨,而是在碾压着他那充满愧疚的心……

2. 离情别愁

在松城林科所的宿舍里,李逢用疯狂的拥抱迎接孙诚。

“你来了,太好了!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我快要自由了,像只小鸟,可以到异国的天上飞!这一天,我盼了好久好久呀!”李逢的眼中噙着泪水。

孙诚抚摸着她的头发,说:“我知道。”

“其实在上海,一拿到签证,我就给你挂了一个电话,可是没人接。回来后,我只向我们所长汇报这件事,我希望他替我保密,其他人我一概不说。中国人爱嫉妒,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还是谨慎一点好。可是这么一来,我找不到一个人说说心里话,我快憋死了!谢天谢地,总算你来了,我终于找到一个说话的人了。我还真怕你不来呢!”

“我会来的。为了你,我什么事情都会干的!”孙诚有些感伤地说。

“你来我这里,不会耽误什么事吧?”

“不会。”孙诚朝李逢笑了一笑。渐渐地,他被李逢的兴奋感染了,心情快活起来。既然来了,就忘掉一切,痛痛快快地和她在一起享受这短暂的欢乐吧。

李逢滔滔不绝地向他叙述她在这段时间的连串经历。她参加了英语考试,因为身体欠佳,她的考试成绩并不十分理想,可是她却很快收到了格莱贝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不过校方要求她在就读MBA学位之前,在格莱贝大学语言中心参加半年的英语学习。凭着这份录取通知书,李逢在澳大利亚驻上海领事馆顺利办好了签证手续。

“你说,我是不是运气好极了?”李逢说。

“你会一直交好运的。”孙诚说。

“你的嘴巴越来越甜了,可是这种话,你说一千遍我都爱听。”李逢开心地笑着,“哎,你坐了几个小时的车,累不累?”

“不累。”

“那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俩人坐了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下车时,看见公路左侧有一条山路,弯弯曲曲地向山上延伸。

李逢带着孙诚,向山上进发。她戴着一顶白色遮阳帽,额角渗着汗。风吹着她的白色连衣裙,显得飘飘逸逸。一路上她步子轻快,活力四溢,不知疲倦。孙诚跟在李逢后面,一边走一边巡视周围的景色。他不知道李逢会带他到什么地方,反正只要和她在一起,去哪里都无所谓。

一个小时后,俩人抵达山顶。眼前突然出现了广阔的湛蓝,那是蓝色的天空,蓝色的大海。在天与海的拥抱中,有一片白色的沙滩。沙滩上空无一人,几乎呈现出原始的状态。这是孙诚见过的最天然的沙滩。

他们欢呼起来,手拉手跑下山。穿过一片翠绿的林带,来到了沙滩上。

孙诚脱掉衣服,剩下一条短裤,和李逢一起向大海奔去。脚刚泡到海里,孙诚便嚷着水凉。李逢说,游一会儿就不觉得冷了,她毫不畏惧地向外游去,孙诚只好跟着游了出去。李逢水性不错,姿势也很标准,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不久以后,

孙诚感到大海开始涨潮了，呼啸的海浪声使他心里直发毛。他喊住李逢，俩人回头一看，离海岸已经很远，慌忙顺着海潮，游回岸边。

李逢躺在沙滩上，一道白色的小山丘，恰好挡住了呼啸的海风。她眼睛半闭，神态怡然，起伏的身体诱惑着孙诚。

孙诚凑到李逢的耳边说：“你把游泳衣脱掉吧。我想看你裸体的样子。”

“有什么好看的？你又不是没看过。”李逢嗔道。

“在这里看，不一样。”

“随便你吧，色鬼！”李逢嗔骂了一句。

孙诚笨拙地脱下李逢的游泳衣，他感叹的目光在她的身上流连。好一会儿，他才定下神来，说：“我好像在欣赏拉菲尔的油画！”

李逢说：“把你那条短裤也脱掉算了，像我一样静静地躺在这里。这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世界，何不返璞归真，好好体验一下天人合一的境界呢？”

孙诚顺从地脱掉裤子，他感到李逢的目光在自己的身上扫了一下，不禁羞怯起来，慌忙躺到她的身边。

太阳开始西斜的步伐，孙诚感到了一丝凉意，他拿出浴巾盖在李逢和自己赤裸的身上，觉得自在多了。尽管周围是一片几乎原始的世界，并且空无一人，可他还是觉得，身上没有一块遮羞布是件很难为情的事情。相比之下，李逢却是心安理得。

孙诚说：“想什么呢？看你神思恍惚的样子，好像在什么地方梦游似的。”

李逢说：“我在想，如果我们现在躺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该是怎样一种心情？”

孙诚说：“那感觉一定好极了！澳洲当然是一个更好的地方。何况，那里还有一个叫Michael Chen的人在等着你呢。”

李逢的脸色黯淡下来：“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他只是我妈妈同事的孩子，我和他通信交往，只不过想多了解一些澳洲的情况而已。我是我，他是他，根本就不相干！我是个独立的人！我的心只属于我自己，不属于任何人！”

“这我知道。好了，别生气了。我只要你出国以后，别忘记我就行。”

“我怎么会忘记你呢？”李逢把头抬起来，凝视着孙诚，“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俩人躺了四五十分钟，身上残留的盐分开始难受起来。李逢说，离这里一个小时的路，有一座寺庙，寺里有淡水，可以冲一个痛快，而且还可以留宿。他们穿上衣服，上路了。

来到寺庙的时候，已是落日时分。可是来烧香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可见这寺庙的香火的确非常旺盛。俩人订了客房，洗了个澡。原来这寺庙不但接待远道而来的和尚，还设有客房部，给需要住宿的游客和香客歇脚。

孙诚说：“我们去抽一副签吧，看看你出国后的前景怎么样？”李逢说：“我不喜欢抽签。抽签等于把你自己的命运交了出去，让别人主宰你的命运。我的命运可是要我自己来掌握。”孙诚说：“那我们去烧一炷香，请佛祖保佑你一路平安。”

李逢答应了一声。俩人便来到殿堂上。卖香的和尚见了李逢，眼中喷出光来，直愣愣地在李逢的身上扫来扫去。孙诚拉过李逢，愤然说：“那和尚看你的眼神，真恶心！”李逢说：“这种人六根未净，算不上真和尚。犯不着和他一般见识。”

他们排上队，等着在菩萨面前烧香许愿。在她面前的是一位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陪伴这位女子的，竟然是一位戴着金灿灿手表的青年和尚。孙诚贴着李逢的耳朵说：“哎，和尚能谈恋爱吗？”李逢轻声说：“怎么可能呢？”孙诚指指前面的那一对男女说：“可是你看他们……”李逢说：“也许他们是兄妹吧。”

烧香许愿之后，俩人吃了一顿丰盛的素食餐。填饱了胃，人不由困乏起来，他们手拉着手，到客房中休息。俩人躺到床上，嬉笑着搂抱着。孙诚解开李逢的衣扣，说：“我们在寺庙中干这事，是不是不太严肃啊？”李逢红着脸说：“我怎么知道？”

这时候，楼道中传来一男一女的说笑声。孙诚借着楼道的灯光往外一看，却见那一男一女竟是在殿堂中排在他和李逢前面的那一位和尚和他的女人。这俩人互相搂靠着，样子很亲热，孙诚招呼李逢来看，李逢见了，与孙诚相视一笑。

孙诚轻声说：“你还说他们是兄妹呢！有这种兄妹吗？”李逢说：“我怎么想到和尚还会这么光明正大地谈恋爱呢？”孙诚说：“和尚能经商，为什么就不能谈恋爱？这叫女人怀中抱，佛祖心中留。”

俩人笑了一阵，开始男欢女爱。孙诚觉得，在这种环境下做爱，有一种淫荡之感。可是他很快就沉浸在柔情蜜意之中，他和李逢的身体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仿佛进入了一个飘飘欲仙的境界……

孙诚原打算只想在李逢这里待两天。可是两天过后，他却舍不得离开。他和李逢分享着近乎疯狂的快乐，不让自己的思想回到现实世界中。能待多久就待多久吧。她马上就要出国了，谁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见面呢？他对自己说。偶尔，一种欢乐苦短的愁绪会袭上心头，使他预感到在短暂的欢乐过后，会有许多烦人的事在等着他。他不愿去想韩青，他不知道在与李逢如此地身心交融后，他还有没有勇气去面对那样一个深爱自己的女子。他越是心虚，就越是希望逃避现实，麻醉自己，他觉得，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忘掉一切，尽情享受着和李逢在一起的快乐。

十天后，李逢终于说出了孙诚最怕听到的话。她说她在所里的手续办得差不多了，得回家去住，然后她将取道上海，坐飞机前往澳大利亚的悉尼市。